



## 历史人物

# 《朱自清日记》中的吴俊升

□白本

吴俊升(1901—2000年),如皋籍教育家,毕业于如皋师范、东南大学。他是朱自清先生的友人。1931年,吴先生完成巴黎大学的学业,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33年,他又受到胡适先生的聘请,出任北大教育系主任。同期的朱自清先生,或游学欧洲,或任教清华大学。两人相熟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据《教育生涯一周甲》(吴俊升回忆录)及清华档案记载,1937年,吴俊升先生结束美国的考察,回到南京,听闻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即将南迁。胡适先生希望吴先生直接赶赴长沙,为合并后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工作。是年秋冬,三校文学院教授相聚南岳,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吴俊升出任委员会主席兼召集人。朱自清正是委员会书记,其他成员有冯友兰、叶公超、刘崇鋳。他们每两三日聚会一回。

朱自清、吴俊升在南岳、长沙期间,交游渐多。柳无忌《南岳日记》有述,1937年11月3日,朱自清、吴俊升、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冯友兰等人,挤在一辆塞得满满的像装沙丁鱼的长途汽车上,到达南岳。由此吴俊升、朱自清成为同事、邻居。两人还曾一起陪同失足学生下山求医,笔者另有他文介绍,在此不再赘笔。

1937年12月26日至29日,朱自清于日记中开始记录吴先生:“吴俊升为学校迁长沙问题先去长沙;为吴先生活动;接吴电,学校决定迁长沙;吴与叶归来,叶说陈将军昨在长沙讲话,攻击官方之腐败……”一连四日,朱自清天天写到吴先生,那是因为有关文学院搬迁长沙的事宜。吴俊升前往长沙,探讨此事,那位与吴先生一起归来的“叶先生”,当是文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叶公超先生。多年后,吴俊升在香港发现母校如皋师范创办人沙元炳先生的《志颐堂诗文集》,送去台湾,重新影印,扉页题签者正是叶公超先生。文学院迁至长沙,已成定局。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行政领导机构设置等问题的布告》出炉,聘请胡适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接替吴先生。朱自清先生后来出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接替胡先生。1938年学院人事变动的同时,吴俊升去往何处呢?1938年1月10日朱自清于日记中有录:“吴俊升为高教处处长。”“高教处处长”是俗称,官方说法是“高教司司长”。1938年1月16日,《字林西报》也刊出英文消息:吴俊升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此职任务艰巨,负责战时大学诸多工作。《战时教育行政回忆》记载,上级选中吴先生任此要职,主要考虑到他师范出身,学于东南大学,教于北京大学,对于南北大学的都有丰富经验。吴俊升任职教育部,又主管大学教育,仍与朱先生时有联系。

1939年12月26日(见《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出席国民月会,中午前往厚德福出席欢迎午餐,与吴俊升会面。1941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2月8日、3月11日、5月30日,朱自清均写信给吴俊升。其间3月2日:“接俊升来信,催促向《高等教育季刊》投稿。”1941年3月,《高等教育季刊》创办于重庆,主办方是教育部。此刊是战时唯一的高等教育刊物,吴俊升作为高教司司长,参与组稿。朱自清先生为《高等教育季刊》撰写《论大一国文选目》等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俊升与朱自清的交游,变得公私兼顾。1942年6月13日,朱自清写下日记:“早访魏,饭于卢冀野家。与魏同至教部,访俊升、一樵……晚卢约饭,菜甚佳。座有俊升、刘钟明、建功、傅君。卢夫人甚和蔼。”这天,朱先生的心情不错。他和魏建功先生,一起去教育部拜访吴俊升。晚上,三人又都在卢冀野家用餐。魏建功、卢冀野不仅是朱自清的友人,与吴俊升的私交也很深厚。魏先生是吴俊升的同乡校友,卢冀野是吴俊升的同学。数人同于卢家用餐,足见友情颇佳。

三天后,即3月16日,《朱自清》先生再次在日记中提及吴先生:“午后俊升咨询改进大一国文办法,归纳四点意见,颇切实。又谈历代诗文选事,众意定本不易编,余表示分段意见。三时许赴北大同学会。”关于大一国文教学方法,朱自清先生写有《论大一国文选目》,正是刊于吴俊升催稿的《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此文录入《朱自清全集》,更名为《论大学国文选目》。1941年6月,教育部召开大一国文编选会。魏建功先生为编选会主席。另有五人参与编选,其中之一便是朱自清先生。从日记中不难看出,吴俊升直接参与此项工作。他的付出,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认可,颇切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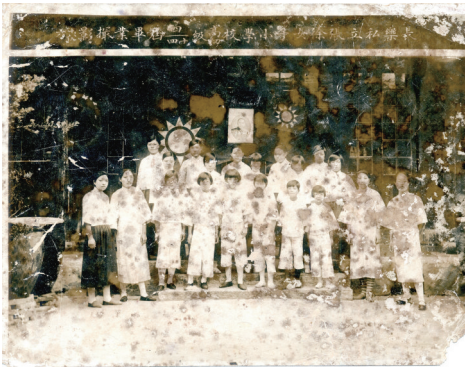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常乐张徐女校的毕业照

□赵鹏



长乐私立张徐女子小学校高/初级四/十四届毕业摄影



长乐张徐女子小学高级部第六届……

## 老照片

偶然看到三张海门长乐张徐女子小学的毕业照片,虽说照片保存不善,但终究已成孤品,值得珍视。长乐就是现今的常乐镇,只不过早年“长”“常”两个写法并行,长期未得统一过。张徐女子小学校,是张謇为了实现亡妻徐夫人的遗愿,用其遗资创建的。起初办的是初等小学,校名称“张徐私立女子初等小学校”,后来增加了高年级,变成完全小学,校名则改为“私立张徐初高两等女子小学校”,民间简称仍作“张徐女校”。

张徐女校创办时间为民国二年(1913),《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等书误作民国三年,其实观看张謇民国四年所拟《长乐女学立案稿》,中云“现初等女子小学开学已历二年”,其开办时间也可推定。该校是海门境内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张謇曾作《张徐私立女校歌》云:“海门溯女校,常乐为之始。校以私财成,张徐夫人终命志。夫人亦是女子身,惟明大义能如此。重义轻财天不限女子。常乐女校自有堂堂史,后生后生可兴起。”校歌一开头就称女校为海门首创。三张照片顶部都有题记,分别为:

“长乐私立张徐女子小学校高/初级四/十四届毕业摄影”“私立长乐张徐女子小学校第五届小学毕业生摄影”和“长乐张徐女子小学高级部第六届……”,最后一张虽有残缺,毕业摄影的意思还是可以猜到的。至于照片所署时间,虽不甚分清,仔细辨认,还是可知为民国十八至二十这连续三年,也即分别为1929、1930、1931年。第一和第三张照片摄于同一场地,只不过前一张背景建筑的隔扇门上挂着孙中山像和国民党党旗与国旗,后一张没有这些张挂而已。第二张摄于学校的庭院,一些细节颇有意思,如有两根房柱上贴着标语,分别为

“勿攀折花木”和“要入室先叩门”,字写得比较稚嫩,估计是学生自为。另有一墙壁上画有一头野猪,上面写着“竭尽自己的能力改造社会”,意思很积极,却不知为何要写在猪身上。合影者前面是一些植物,正中的是一丛玉簪花,而相邻的则是一棵黄杨,上面吊着一牌标牌,隐约能见“黄杨树”三大字和日期“民国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大概是这届毕业生为了纪念而植于校园的。

张徐女校增设高级班的时间,或说是民国十一年(1922)。这个年份可能有问题,以当时高等班年限为三年,再据照片毕业时间和届数推之,增设时间似应在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 南通集邮小史

□何台

## 江海风物

邮票,供寄递邮件贴用的邮资凭证。邮票的方寸空间,常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理、科技、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等特色,这让邮票除了邮政价值之外,还有收藏价值。收藏邮票的爱好叫集邮。世界上最早的邮票是英国罗兰·希尔爵士发明的黑便士,至今已有180余年历史。中国最早的邮票是清朝的大龙邮票,至今已有140余年历史。

民国初年,南通有人开始收集邮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通纺织、医学、农业等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开始集邮,常与同好浏览邮票、交换复品。1940年以后,南通有近10人先

后加入上海的新光邮票会和郑州的甲戌邮票会,成为这两个集邮组织的会员。在南通“三一八”斗争中牺牲的戴西青烈士,生前爱好集邮,收集过不少苏中交通总站发行的“机、快、平、便、印”邮票,现收藏于南通博物苑内。1945年下半年,苏中交通总站第四交通分站所属如皋(东)县交通支站,因“便邮”紧缺,而库存壹角面值“印邮”邮票(1945年4月1日苏中交通总站第一次发行的有面值邮票中的第一枚)较多,因而县交通支站将“印邮”邮票加盖“改作便邮DⅡ”邮票。苏中第三交通分站如西县(今如皋市)交通支站,用苏中交通总站同年4月1日发行的面值壹角的“印邮”邮票加盖“暂作便邮”邮票。这些邮票现在极为珍贵。

1956年,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职工业余集邮小组。1959年7月,南

通邮电局在濠阳路营业处设集邮服务台,出售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和集邮用品。“文革”时期,集邮活动被错误地当作“封、资、修”“资产阶级生活情调”批判,集邮业务被迫停办。

1980年4月,南通邮电局恢复集邮业务,由报刊发行科兼办,在人民路邮政营业处设立集邮服务台,并在唐闸、天生港、狼山邮电支局设立集邮代售点。1980年11月4日,市文化馆成立集邮小组。1981年起,南通邮电局实行计划预约销售的办法,年前预约登记、发行购票卡,然后凭卡购买邮票。1982年7月,南通市集邮协会成立,有会员73人。1984年后,各县相继成立集邮协会和基层集邮协会,至1987年底,南通市集邮协会共有团体会员39个,协会会员2434人。1984年7月,南通市邮电局增设青年中路邮电支局集邮代售

点。1985年1月5日,成立南通市邮票公司,在濠阳路设立集邮门市部。邮票公司成立后,主要办理各种纪念邮票(J票)、特种邮票(T票)、首日封、小型张、小本票、编号票、明信片、邮资封、邮资片、护邮袋、集邮册等集邮品和集邮工具出售业务。1986年9月,为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市集邮协会与教育系统集邮爱好者联合举办“南通市首届青少年集邮展览”,展出20多部专题邮集。1984~1987年,南通市共举办集邮展览42次,集邮知识讲座24次,集邮知识竞赛13次,以及其他集邮活动多次。南通市集邮协会会员在省内外、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文章48篇。在省集邮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华中解放区毛主席像邮票(南通版票)》论文、资料汇编。南通市集邮协会编印《南通集邮》邮刊(小报型),至1987年底,出版28期。

# 王潜刚在烟台二三事

□王其康

## 史海回眸

1912—1920年期间,王潜刚从湖北毡呢厂兼官纸官报总局办升任至山东烟台东海关监督,兼任布政使、镇守使,后又任山东水上警察局局长及特派员交涉员。1947年,王潜刚侄孙王友乾以笔名“王谢燕”在上海《青锋》杂志撰《忆儿时》一文披露:“他(指王潜刚,笔者注)统带登、莱、青三府的军队,更兼理民政司法。”这是他比较重要的一段经历。

王潜刚在烟台为官时间较长,对烟台地方建设贡献较多,他一手建筑的港口海坝,当数重大贡献。

烟台港是烟台的重要通商要道。1912年前,由于烟台没有防浪设施,大船根本无法靠泊海关码头,需停靠锚地过驳作业。每遇大风,全港摇撼,船舶装卸无法进行,经常要等上三四天的时间。当时轮船停港每天的费用约200—250元,对船主来说,既延误船期,又不堪费用负担。特别是遇上十几条船舶同时停泊锚地的情况,因舢板不足,严重阻碍货物装卸。从1861年开埠到19世纪末,数十年未进行过大规模修坝。

1912年清政权已垮台,中华民国刚建立。12月12日,时任东海关监督

的王潜刚,分别向中华民国政府及济南发电,急求建筑海坝,提出设立建港筹备处。这次申请王潜刚直接报告袁大总统,迅速得到了批准。烟台港修建海堤获批后,王潜刚立马找专家研究设计方案。

1915年6月9日,王潜刚与荷兰治港公司代表瑞立德、财务总理贵恩,正式签订工程合同书。1915年8月2日,盼望多年的烟台港修建海堤工程终于正式开工了。工程浩大,要求极高,施工难度大,设计方案是要求烟台港成为“百年大计”的一流港口。东防波堤以乱石为基墩,墩上建筑石墙,墙的下部由大石块按一定序列垒叠;上部由混合石垒成。东防波堤实体全长792.48米,高15.7米,坝面宽7.92米,西防波堤的底部以沙作墩,低潮线以上部分均由大小乱石筑成。堤面筑有石垛,正中铺设轻便铁路和人行道。堤的南面有一月台,便于装卸货物。西防波堤全长1791.27米,最窄处18米,顶高5.45米。西防波堤北端建一顺堤重力式码头,是由大石块和混合石筑成,名为北码头。北码头全长183米,宽44.89米。可同时停靠千吨轮两艘。

1920年,历时5年余的建坝工程竣工。《山东地方志》评价说:“此工程对后来烟台港向近代港口演变,具有决定性意义。”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电视纪录片《烟台开埠》,其中第二集《海港记忆》用了近30分钟,全面介绍了王

潜刚修建海港堤坝的过程,评价甚高。

王潜刚在烟台工作期间,尤其是建海港堤坝,全身心投入,常年不回南通,甚至一度将家眷带到烟台。王友乾《忆儿时》对幼时在烟台生活场景,印象深刻,有较详尽介绍,从中可以看到王潜刚除工作外的另一面。由于王潜刚是王宾的次子,王宾去世后,全家族几十口老小就靠他攒钱养活,故族人都尊称他为“二爷”。王友乾有一段精彩的描写,记录了“二爷”在烟台的生活:

我小辰光有一段很长久的时候是和家人们一起住在二爷的衙门里。

那时二爷在山东某地做海关总督,又统带登莱青三府的军队,更兼理民政司法,当时的势位无疑是一位土皇帝。可是那时我还在孩幼的时候,别的事什么都不懂。所记得除了每天黄昏看卫士们的操练外,便要算是二爷用餐时的情景了。他老人家吃一顿饭的风光,直到现在我都不忘。

二爷吃饭的排场我很想记述下来,因为这种官派的吃饭似乎很少有的。

他老人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一顿是上半十至十一时,一顿约为下午五至七时。每吃饭时,家庭中自弟兄姬妾子侄以至账房当差,衙门里自幕僚清客以至副官保镖,统同要来了一个站班,一个个垂手恭立。和他吃饭的,除了两位西席和一位拳教师外,他两位小儿子,还有我也是经常的座上客。爸爸妈妈,叔

叔和婶婶们反而是在一旁垂手恭立的。可是在这时间以外,我们见了父亲叔叔们又要垂手恭立了。

记得吃饭时桌上的菜蔬总是满布的,随我们怎么吃都不妨碍,只是老人家面前有四只小碟子,是他老人家的禁脔,要是他老人家不布给你,是谁也不敢动的。那时我们只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但是对这一条规矩却都是习之有素,慎守弗逾的。其实呢,这四只小碟子里面倒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也不过是什么霉夫、黑大头菜、糟豆腐、大蒜头,至多是三五片火腿而已。

陪他老人家吃饭别的不难受,反正那四只小碟子里的劳什子我们并不大胃口,最难受的是至少得吃两碗饭,吃少了要吃排头。还有最受罪的人,是站班的几位太太奶奶之中的裹小脚的。因为种种原因,我一直到骂厨子的小菜烧得不好,至少要吃上一个半钟点,多的时候,两个钟点也是有可能的。大脚的站立一两个钟点不稀奇,裹小脚的太太奶奶们实在吃不消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那时的太太都喜欢扶着门站着。最妙的是二爷每饭必骂厨子,而厨子只能站在门外受骂,骂过后厨子还要来一声“谢谢老爷”——每天骂者与挨骂者都如日常功课,骂过后则骂人者与挨骂者却又都毫不介怀,明日仍然搬演如仪,亦均无乏味或厌倦之色,现在想起来这真是“滑稽之尤”。